

唯物史观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运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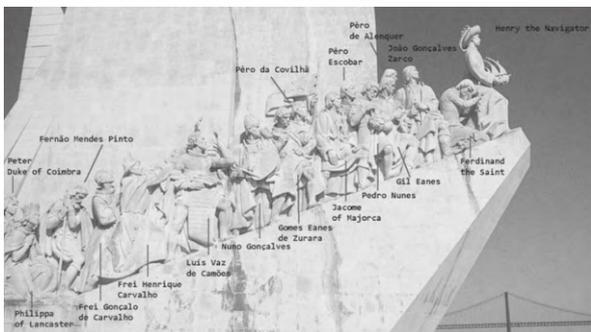
——以岳麓版“新航路开辟”一课为例

陈家运 东莞市教育局教研室 李游 华南师范大学2015级学科教学硕士

《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在“课程性质”中明确指出：“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释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和规律，进一步培养和提高自己的历史意识、文化素质和人文素养”。^[1]在新一轮高中历史课程标准的修订过程中，徐蓝教授也明确指出：“历史学科的核心素养，包括唯物史观、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解释和家国情怀等方面，唯物史观是学习和探究历史的核心理论和指导思想”^[2]。可见，唯物史观一直都是高中历史教学指导思想的核心、根本和出发点，但是新课改以来，中学历史教学中存在着忽视甚至误解唯物史观的现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笔者进行了一些探索。

一、“人”——新航路开辟的实践者

恩格斯曾指出：“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3]那新航路是由怎样一些人，在何种前提条件下开辟的呢？



为纪念亨利王子（恩里克王子）逝世500周年，1960年，发现者纪念碑（如上图）在里斯本建成。纪念碑上的16个人物塑像，都是在地理大发现时代具有影响力的葡萄牙人，他们都是新航路开辟的支持者或实践者：王室成员、技术人员、冒险家和传教士等四类。那么这些人对新航路的开辟有哪些贡献，他们为什么要去探索呢？

1420年，亨利王子在葡萄牙萨格里什建立了一所航海学校，并创立地理研究院、天文台及保存地图和手稿的馆所。……集中了许多数学、天文、地理和制图人才。……应亨利王子的侄子、葡王阿方索五世的命令，有关亨利王子航海的最有名的地图地弗拉·莫罗的《世界地图》，在威尼斯绘制完成。……他鼓励建造新型船只，在萨格里什建立造船厂……1434年，他的探险队成功地越过一向被认为人去了就会变黑的博哈多尔角，使亨利王子及其航海家们了解到北大西洋的风向和洋流规律。这不仅打破了中世纪航海在心理和物理上的障碍，也开辟了一条探索世界上所有海洋的道路。^[4]

——潘树林《略论亨利王子对近代航海事业的贡献》

亨利王子从穆斯林那里探知，在北非阿拉伯市场上出售的黄金、象牙、鸵鸟羽毛和奴隶，是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跨越沙漠的商队运来的，因此他想，为什么不能从海路去几内亚，把这些有利的贸易由葡萄牙抢过来呢？^[5]

——雷斯顿·詹姆斯《地理学思想史》

在伊比利亚半岛上形成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宗教热情，形成了征服的传统和扩张的精神。……作

^{*} 本文为陈文海、王继平主持的2016年度广东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中学历史教学法课程标准的研制》课题的阶段性成果。

为葡萄牙基督教骑士团的首领，亨利王子的任务是双重的：既要同异教徒战斗，又要用基督教去拯救异教徒的灵魂。……亨利王子……希望有机会把印度众多的人口改化为基督教徒。^[6]

——潘树林《论亨利王子航海的原因及其历史地位》

哥伦布日记一则

11月12日，星期一[1492]

毫无疑问，在这些土地上蕴藏着大量黄金，……这里还有宝石，有名贵的珍珠，有取之不尽的香料……也许这里还有数额可观的棉花，我认为不用带回西班牙，只要带到“蒙古”大汗的那些大城市里就能卖得很好。^[7]

——杰里·本特利《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1000-1800）》

一切不承认基督教义的民族，都不能享有天赋权利，可以采取严厉手段去教化他们，如果他们还是坚持不信，就可处以最冷酷的惩罚。他寄希望于上帝，帮助找到金矿和香料，这些东西如此之丰富，以致使国王和王后可以提前三年从事征服圣房。^[8]

——徐世澄、孙家丝译《哥伦布第一次〈航行日志〉》

耶稣会传教团的第一个理想就是传教。会士们极其希望被派往世界每一个角落，去传播教旨。^[9]

——柯毅霖《本土化：晚明来华耶稣会士的传教方法》

由上述材料可知，除了技术人员在天文、地理、制图以及造船和航海上的技术支持外，以亨利王子为代表的王室成员在新航路开辟的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创办航海学校，搜集航海资料，绘制地图，培养航海人才，推动和改进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这些都使新航路的开辟成为可能。作为新航路开辟的支持者，亨利王子有着强烈的经济动机、民族意识和宗教热情，他渴望打破贸易垄断，攫取黄金，进行领土和宗教的扩张，以此巩固葡萄牙王室的统治和基督教权威。作为新航路开辟的积极实践者，哥伦布具有多种身份，他是一个勇敢的航海家，还是一个追逐利益的商人，追逐黄金等贵金属以及控制香料等商品的贸易是其航行的根本动力。同时，他还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具有强

烈的宗教热情和扩张欲望。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也有怀揣宗教理想与热情的传教士，比如圣方济沙忽略。让我们一起回归课本，探寻开辟者的动机。

阅读教材相关内容我们发现，14-15世纪欧洲商品经济的发展加剧对黄金的需求，而意大利和阿拉伯商人的贸易垄断，加剧了黄金的外流，导致“黄金荒”。综上所述，在西欧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国家政权的大力支持以及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条件下，有一大批勇敢的航海家、追逐经济利益的商人、怀揣宗教热情和扩张欲望的传教士，开辟了新航路，推动人类社会迈进了大航海时代。

二、“人”——世界走向整体的推动者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曾“多次提及‘交往’并阐述了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辩证关系，认为人类文明史的演进受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合力驱动，强调一切历史冲突都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10]彭树智也指出：“文明交往是主体的人的多向实践活动过程，因而交往的客体不仅包括人，还包括自然物，但归根结底是人与人的交往”。^[11]可见，人，尤其是人口的流动，推动了文明的交往，推动世界由分散走向整体，形成整体的世界。新航路开辟就是人类世界由分散走向整体的过程。

教科书第4课就提到：18世纪，中国瓷器已遍销全世界，并深入到普通的外国人家庭。

欧洲人从旧大陆引入的动植物很快取代了土著的美洲物种，并以爆炸性的，至少是最初极不稳定的方式打乱了原有的生态平衡。一些从农舍逃脱的猪、牛和马，既带来了大量动物病菌，也对当地的植被造成了破坏，并进一步改写了生态链。美洲最重要的两种粮食作物——玉蜀黍和马铃薯，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当之无愧地成为了最受全世界穷苦百姓欢迎的食物，但是马铃薯坏死病也让19世纪中期的爱尔兰沦落为人间地狱。^[12]

——林颐《〈1493〉讲述“哥伦布大交换”》

新航路开辟后，由欧洲白人传入美洲的最坏的疾病有黄热病、黑死病（即腺鼠疫）、霍乱、天花、麻疹、斑疹伤寒、百日咳、白喉、肺炎、昂可切罗斯病，也许还有结核病、疟疾和梅毒。^[13]

——福斯特《美洲政治史纲》

哥伦布发现美洲时，他们不仅同土著的印第安人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换，而且还把欧洲生产的生产工具、生产方式等传到美洲。还通过他们的殖民政策和分配制度把欧洲的政治体制移植到美洲，促进了美洲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美洲的历史发生了新的转折。也通过殖民政策，强迫被征服的印第安人和被强制移民的黑人接受他们较高文化的同时，反过来印第安人和黑人文化也影响和渗入白人文化，使他们互相作用，互相融合，共同创造美洲文化。^[14]

——钱明德《哥伦布发现美洲的主旋律——新旧大陆文化的汇合》

根据材料，我们不难发现，以哥伦布为代表的新航路开辟的积极实践者，在人类世界由分散走向整体的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商人，他们扩大了商品流通的范围，传播了先进的金融方式，推动了世界市场的逐渐形成；作为航海家，他们不断开拓人类的未知区域；作为基督徒，他们使基督教逐渐走向世界。他们的行为也间接推动了人口的流动，人类的大迁徙。伴随着人口迁徙的，是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尤其是人种、物种、疾病以及语言、文化习俗的全球大交换和大融合。从此，全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世界由分散逐渐走向整体。

三、“人”——历史的创造者

马克思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5]。按照这一逻辑，新航路开辟也是人在一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的实践活动。为此，在设计这一课时，我将本课的核心目标确立为：通过呈现新航路开辟中的“人”，理解新航路开辟的原因和影响，感悟“人”的开拓与创造精神。

在本节课的教学过程中，作为个体的人，亨利王子的开拓和创造精神，今天仍值得我们去学习。比如：他建立航海学校，并创立地理研究院、天文台及保存地图和手稿的馆所；建立造船厂，生产的三桅三角帆船，是进行海上地理发现必不可少的工具。他的探险队成功地越过一向被认为人去了就会

变黑的博哈多尔角，这不仅打破了中世纪航海在心理和物理上的障碍，也开辟了一条探索世界上所有海洋的道路。作为群体的人，“人们”一直在创造着人类历史。比如：移居到美洲的白人，他们和被移民的黑人以及美洲土著印第安人，共同创造了新的美洲文化、民族，甚至国家，美国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而美国的建立毫无疑问改变了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

在本课的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人”是新航路开辟的实践者，世界走向整体的推动者以及人类历史的创造者。为此，唯物史观在高中历史教学不能被忽视甚至误解，应该成为我们教学指导思想的核心、根本和立足点。

【注释】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页。
- [2] 徐蓝：《谈谈研制高中历史课程标准的一些体会》，《历史教学》2016年第12期。
-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6页。
- [4] 潘树林：《略论亨利王子对近代航海事业的贡献》，《社科纵横》2010年第11期。
- [5] 普雷斯顿·詹姆斯：《地理学思想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80页。
- [6] 潘树林：《论亨利王子航海的原因及其历史地位》，《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0期。
- [7] 杰里·本特利：《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1000-1800）》，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86页。
- [8] 徐世澄、孙家丝译：《哥伦布第一次〈航行日志〉》，《拉美史研究通讯》，第11-12期合刊。
- [9] 柯毅霖：《本土化：晚明来华耶稣会士的传教方法》，《浙江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 [10]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5页。
- [11] 彭树智：《论人类的文明交往》，《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1期。
- [12] 林颐：《〈1493〉讲述“哥伦布大交换”》，《新华日报》2016年11月8日。
- [13] 福斯特著，冯明方译：《美洲政治史纲》，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40-41页。
- [14] 钱明德：《哥伦布发现美洲的主旋律——新旧大陆文化的汇合》，《世界历史》1994年第3期。
- [1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5页。